天府廣記

天府廣記卷之三十六

川渠

通惠河即玉河也發源昌平州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泉遶甕山後滙為七里濼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積水潭者皇城內西海子也又稍東從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與白河合袤一百六十里元郭守敬所鑿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元人通惠焉入明廢不治天順二年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先請修之以省從張家灣陸輓者命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往視還言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古

有通惠河古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曾于此河搬運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年曾奏欲於此河積水船運又有議欲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烟墩橋以西疏挑二十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惟用閘蓄水令運糧衛所每船二十五隻造一剝船自備米袋挨次剝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脚費而困憊少蘇矣今蒙命臣等同叅將衣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究平大興通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蹟稽考回奏看得閘河原有舊閘二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墻外船得進入城内海子灣泊今水從皇

今古西方樓觀縹渺間粲然金碧蓮華宇懸崖
峻嶺架大木神物所持濕險阻金瑠垂空殿簷
響森森鐵鳳相交舞憶昔文殊出火宅金剛寶
窟通眞士牽牛老人飲玉泉二子一犬隨貧女
變化無方饒益情如是西天七佛祖重開淸涼
境界眞無窮陳跡書妙語我有誠心頗出羣瑞
應神奇目親覩須臾光相現咫尺玉洞金燈明
可數松影搖空山谷中夜寂太陰隱龍虎丹樓
碧閣香案前敬畏生心誰敢侮從來昏迷如夢

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須用從宜改圖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過祖宗山陵恐于地理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供難導引外及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統間因修城壕作壩蓄水慮恐雨多水溢故于正陽橋東南低窪處開通濠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濠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墳塋流向十里達南金接舊河流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二三尺淺處一尺餘濶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此河行船凡河身窄狹淤淺處必用濬深開濶凡遇人家房垣墳所必須拆毀那移且以今濶處

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于五丈之濶止深四寸况春夏天旱泉脉微乾流水更少粮船剥船俱難行使兼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須剷削低者缺者必須增築填塞又有走沙急溜處俱要創開派夫修挑尚水少又須增引別處水來相濟若引西湖之水則自河口迤西直至西河堤岸未免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于大祀壇邊一路創鑿溝渠亦恐有礙况其源又正出彰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低此河天旱則淤塞淺澀雨澇則漫散衝突徒勞人力卒難成功决不可開况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没民舍船不能行卒為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

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滙于西湖見今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閘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梁河量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至正陽門東城壕再將泄入三里河水閘住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時開閉天旱水小則閉閘蓄水短運剝舡雨潦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船況河道閘座見成不用增造官吏閘夫見有不須添設臣等勘時曾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剝舡已驗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則其舡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決壞淤淺處要逐加修濬較之欲創三里河工程甚省況前元開創此河漕運七八十年今

私便宜後來廢弛令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粮儲得以
近倉上納在內食粮官軍得以就近關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
運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外夷之貢獻其行李方
物皆得直抵都城下若此事舉行實天意暢人心歡悅足以壯
觀我聖朝京師萬萬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
勑各該衙門會計物料量撥官匠并各營見操官軍人等自西山
玉泉一帶并都城周圍壕塹及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
河道分工逐一修濬如此則不惟省一時粮運之脚價實足以
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明年發軍夫九萬餘往治尋以災異罷
後成化十一年詔平江伯銳等濬之一年而成自都城東大通

橋抵張家灣渾河口百六十餘里漕船稍通然坐獨引西湖泉水之半不踰一歲淺澀如舊嘉靖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請浚閘之上使户部侍郎王軏工部侍郎王詔往議軏等言漕國計也必如元人引白河故事令大舡皆可直達京師則必大興工役其費稍鉅惟據見存故閘稍修治之聽小車剝船並行而藏且以便歸運之軍詔可

元史中統二十八年郭守敬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粮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各入舊運粮河每一里置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

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于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首事于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河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時甎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皆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粮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大悅特賜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于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

罷

至元中漕司　通州運粮河全仰白榆渾三河之水名曰潞
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牐河分引渾榆二河上源之
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澀今春夏天旱有
止深二尺處粮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載淹延歲月致虧粮
數先是都水監相視白河自東岸吳家庄前就大河西南斜
開小河二里許引榆河合流至深溝垻下以通漕舟今丈量
自深溝榆河上灣至吳家庄龍王廟前白河西南至壩河八
百步及[illegible]視知榆河上源塞閉其水盡趨通惠河止有白沸
靈溝一畝三小河水入榆河泉脉微不能勝舟擬自吳家

庄就龍王廟前開白河于西南開小渠引水自壩河上灣入
榆河廒可漕運又深溝樂歲五倉積貯新舊粮七十餘萬石
站車輓運艱緩由是訪視通州城北通惠河積水至深溝村
西渠去樂歲廣儲等倉甚近擬自積水處由舊渠北開四百
步至樂歲倉西北以小料舡運載甚便准行
明嘉靖六年十月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元時郭守敬
創建已有明效先朝漕運明臣平江伯陳銳等亦畧以為請
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為力甚易
而權勢罔利之家從中撓之或倡風水之說或謂絕灣民之
利皆不足信誠令閘運歲可省脚價銀二十餘萬又漢唐宋

時漕皆從汴渦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今令京軍支粮通州率稱不便請以臣言下戶工二部定議修浚徽舟夫畧運百萬入城令與陸運兼行俟次第就渠徑達京倉此興無窮之利而杜不測之虞于計便上命戶部侍郎王軏工部侍郎何詔及御史吳仲等董工事軏等言地形從大通橋至白河高可六丈若大興工濬之深至七丈通引白河則漕舡可直達京城諸閘可盡罷此永久之利然未易議也為今之計惟應修濬河閘然從通流閘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王閘皆衢市闤闠中不便轉運從溫泥河濱舊小河廢堰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誠修築之令通普濟閘則經易

可省四閘兩閘轉般之難閘壩皆宜添設官吏人夫守視臣等竊計修閘濬渠築壩之費當用銀若干一壩五閘置舡各六十一艘日運糧萬石造舡之費有一萬五百通漕粮二百三十萬石歲省腳價可十萬三千五百若粮多船少聽以車運水陸並進運軍士易竣亦可早回宜令户工二部各舉屬官一人兵部推都指揮一人充叅將專司修理轉運諸務會同巡撫倉御史各奉勅行事募軍餘萬人作之務在堅久每閘埧各置公廨其費取之修倉餘銀巡倉贓罰及所省腳價其木石等取之各廠又言通州京輔重地軍民叢集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自起驚疑河源自西山經流大內至

大通橋或旱潦乾溢啓閉通塞亦非外人所能與僕上裁擇

上命戶工二部亟如所擬舉行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為渾泉而為桑乾河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丹口分為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庄入白河是為渾河一南流至霸州水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仍從本河是河過懷來東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東地平而土疏衝擊震盪遷徙不常往代常修築國朝特重云

水經注云㶟水至雍奴入笥溝謂之　口是矣隋圖經云㶟水即桑乾河也寰宇記云桑乾水西北自昌平縣來南流經

郡城西又東流經郡城南又東南與高梁河合按桑乾河即今之盧溝河也俗呼曰渾河亦曰小黄河又名漯河以源出朔州馬邑縣之桑乾山故曰桑乾河郡國志云范陽有張塚臨桑乾河側名為張華村

四明王亹云渾河即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北渡桑乾水欲結心畏窮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下流為渾河渾河下流為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本一水也渾河奔騰澎湃勢如殷雷亦曰小黄河跨河板橋甚敧行者率猿臂渡毛骨盡竦萬曆戊子秋九月十六日

聖駕還自壽宮駐蹕功德寺明日幸石景山觀渾河上先登中板橋諸臣翼而趍中流顧問臣水從何來申時行對曰從大漠經居庸下天津則朝宗於海矣上曰觀此水則黄河可知因勑河臣亟修堤岸毋妨漕計諸臣頓首謝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山西巡按宋儀望言桑乾河發源于金龍池下苑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入盧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府則黑龍灣有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餘里水淺處亦深二三尺誠疏鑿為之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卜村踰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足

便漕有明徵矣時朝廷新行宂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石部臣謀所以易之未得其便及儀望疏下兵部任其可行且稱都御史趙錦嘗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因可以捍邊詔會工部計之工部謂遠河重役請俟詳勘舉行遂報罷

晉陵蔣一葵長安客話云河因桑乾山名一名㶟水相傳黄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即此每當晴空月正野曠天低曙色蒼蒼波光淼淼為京師八景之一曰盧溝曉月人記盧溝河金人呼黑水河橋亘

周行金明昌初建明正統間重修長二百餘步左右石欄刻為獅形凡一百狀數之輒隱其一又記盧溝橋由西北行十里度王家嶺〻勢由西來蜿蜒數里至此復西向川原獻媚林谷爭奇余登嶺南望則渾河一線如遊龍東望則宮闕參差與石相映北望則九陵在焉佳氣葱蘢似領袖西山而襟帶之者

附載金口河至正二年中書參議孛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〻為中書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許有壬言尤力脫〻排群議不納務於

必行有壬因條陳其利害畧曰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閘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没由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至順元年因行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并河道提舉司大都路及合屬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漁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此時若可行舡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縱有

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于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且亡金時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遺迹安知非作而復廢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澀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挑洗盖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具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丞相不從遂以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

廬舍資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率以無功繼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孛羅帖木兒傅佐俱伏誅

三里河在城南元時名文明河接通惠河為漕儲運道今鉄閘尚存

國初戶部楊茂疏云看得京城南原有三里河直通張家灣烟墩橋自橋往西疏濬深闊二十餘里却將烟墩木橋改作吊橋糧舡到彼灣泊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濬深直至三里河作平水壩三四截于內置區淺剝舡令運船由此盤壩以達京師歲可省車腳數百萬乞命工部踏勘明白將在京操備旗軍暫借分工畢事誠為經久之利

嘉靖中大學士桂蕚疏近皇上遣户工二部漕運等官相視地方欲自大通橋直達通州將及月餘言人人殊臣竊以為營度者未得其詳不敢不再請皇上擇之臣聞大通橋河源出自昌平州神山泉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出甕山後匯七里濼即今之西湖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即今之海子又東至月橋入内府南出都城東水門過大通橋人東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此河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守敬創始蓋西山諸水由皇城東出每當山水泛漲由此而泄引之入白河以濟漕運故道閘以時啓閉初非為行舟設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不察其故建言修復憲宗皇帝命

户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挑濬仍濬西湖諸泉以益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抵大通橋下既而水急岸狹船不可泊未幾即耗船退幾不能全遂不復行正德七八年亦嘗挑濬竟無成功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橋下視通州勢若建瓴而強為之且未免有害非徒無益而已惟正陽門外東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東有南泉寺西有玉泉庵至今基下俱有泉脈由三里河繞出慈源寺八里莊五貨花園一帶直抵張家灣烟墩港地勢低下故道俱存冬夏水脈不竭見今天壇北蘆葦草場九條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高者即舊馬頭明白易見不 假經畫稍加修治即可復也但附近勢

家莊園故成化六年楊茂雖嘗建議而不敢盡言但請置壩而已後亦竟沮不行成化十二年亦踏勘而勢家買通欽天監以為地居京師子午方位為說不知三里河乃在都城巽已實非子午方也今若誠按此修濬則公私大船俱可直抵三里河不但便搬剥而已

高梁河水經出自并州黄河之别源東逕昌平境沙澗又東南經高梁店流入都城海子宋太祖伐遼與遼將耶律沙等戰于高梁河即此

魏劉靖修高梁河碑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隰

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於高梁河造堨開車箱渠高梁河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堨長十丈山水暴發則乘堨東下平流守常則是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費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道渠口以為濤門灑滮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于後世積三

十六載至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遐惟前勛親詣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堨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工四萬有餘諸部王侯不召而至襁負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是年十月十一日刻石立表以記勳烈按此河名裏漕河北達京師長店運艘鱗集即通惠河也

白河源出邊外經密雲縣霧靈山為潮河川而富河曹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於此會名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河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苛阻夏秋水漲則惟潦冬春水微則病澀藉濬治焉

水經注云鮑丘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番於潞東謂是縣矣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太守後寵叛光武遣遊擊將軍鄧隆代之軍于是水之南遺壁故壘存焉鮑丘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護澤渺望無垠按志州城北二十五

里有盞兒淀廣袤三頃水上開花浮若金盞而名此即古謙澤也今廢為馬房地亂丘水即潞河俗名白河以其兩岸皆白沙不產青草云

清泉河水經注魏氏土地書曰劉城南七里有清泉河魏氏土地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合

清河在德勝門外二十里距昌平州五十里以水清冽故名源自州境一畝泉經燕丹村東南合榆河下流為沙河經順義會白河跨青河有橋永樂間造橋因河以名跨沙河亦有橋正統間造賜名安濟劉尚書龍云過清河時微雨初霽果塵不起望昌平山若美人新沐雲環翠髻環列天際

官河源出昌平縣一畝泉分為二流一曰官河流入宛平合高梁河一曰雙塔河經雙塔店入榆河

榆河源自昌平境南月兒灣即古溫餘河又名溫餘河經順義縣境會白河以入潞芹城水在州東北四十里流至蘭溝入焉又黃花鎮川河自塞外流入黃花鎮亦注焉

潞河一名沽水一名鮑丘水記云通州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源出北山南流

按志沽水有二即東西潞水也源自塞北丹花嶺來合九泉水南逕安渠縣故城西南與螺山之水合為西潞河又南逕狐奴城西與鮑丘水合為東潞河

琉璃河在良鄉縣南四十里金史作劉李河有二大姓居此也大房山孔水入焉又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自紫荊關外鐵鎖崖入者曰巨馬河晉劉琨守此以拒石勒處也

嘉靖十一年五月差太僕寺卿何棟相勘畿輔水患言涿州有胡良河自拒馬河分流至涿州東入渾河良鄉有琉璃河發源磁家務潛入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皆其故道近以渾河沙壅阻塞二河下流遂致平地湮沒瀰漫至數千餘頃勘得下流壅塞之沙僅四五里用力頗易計費不多所當急為疏濬

龍泉河源自房山縣大安山下西南流與琉璃河合

挾河在房山縣東南源出中院各流至涿州與胡良河合
霸河距霸州城南三里為白溝河之下流志云瓦河水在城西
南三百步與城南之沙塘二河合即寰宇記之五渠也
州北達京師二百餘里川原平衍厥壤卑下西北諸山水合
胡良河至州界施家口洪波瀰漫一望無際皆滙於此既滙
而盈後乃東流出於丁字沽注白河以入於海處呼為飛魚
口舊築河堤起涿州東境接固安至州境之趙村務臨津水
口經州南關有古城址相傳趙武靈王所築也堤長三百餘
里廣尋有二尺址倍之崇丈有八尺傍植榆柳以為固其間
為水口一百六十有七至文安縣之蘇家橋大城之辛張口

而上

新河在鄚縣西一名鄚河自盧溝水分流至縣界折而為三其一經東入白河其一為新莊河南流武清縣界其一為黃漚河東流馬家莊飛放泊

玉帶河在保定縣北東流入會通河

黃叉河在大城縣東北八十里源自交河分流至縣境入三角淀

磁河源自安州聚九河之水至雄縣為鹿濟河至保定縣為磁河入直沽

霸州鄉官兵部尚書王遴保定縣展河議自保定縣東北路

疃村起自西但東由周家庄戴家庄西營村直抵唐頭村築
大堤一道務極高厚計約四十里計用工二千名做工兩月
每月每夫一名給工食銀一兩五錢計銀六千兩此二州七
縣之利義當共舉俟堤既成即將路疃村迤北至口卜家庄
荅禾營苑家口蘇家橋沿河一帶南岸之堤盡為决去即以
所築之堤為南岸則水豈能復壅所謂不與水爭利此策之
上也目前之計但當于苑家口椄挑圈二河之中內有民田
京營地約四五十頃亦因水患皆曲為之防一遇水發最為
壅塞若將民田京營地蠲其賦稅一半餘者各州縣代補春
間無水尚堪種麥其中曲防盡為决去則秋水亦不致大壅

此又策之次也

扳罾河口在香河縣西源自孤山流經縣入白河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香河縣郭家庄自開新河一道長一百七十丈濶五十一丈有哥較舊河近十餘里有司以聞命祭

告河神

潮河在寶坻縣東二十里一名白龍港源自梨河泃河鮑丘河至縣界三叉口合流為粮運河入于海又有挪沽河自玉田縣來渠河自香河縣來俱經縣東南注白龍港故邑有渠陽之稱

泃河自平谷縣界經三河縣北至寶坻境漢臨泃縣以北水名

鮑丘河水經源自禦夷北塞南流逕九庄嶺百餘里逕密雲戍

又南左合道人溪水至通州米庄村合沽水經三河縣界入泃河

泇河源自密雲縣石峨山經三河縣東南平谷故城入泃河

七渡河一名黃頒水源自順義縣黃頒峪流經三河縣界入白河

沽河在薊州城南五里自陽河以西泃水以東諸水皆入焉其下流逕新開河至直沽入于海漕運遡而上直抵城南唐杜甫詩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金泉河在薊州城北地泉湧出流爲馬甲河

龍池河在薊州城南一名漁水源自盧兒嶺口流合黎河經玉

田縣入白龍港

五里河在遵化縣北五里源自沙坡峪流經縣西南合沽河入白龍港

梨河在遵化縣西南水出灤陽界入縣境與湯泉河合

錦城鎮河在豐潤縣南五十里源自鎮北西流十餘里入溲泃

周村河在平谷縣西與馬莊河獨樂河小碾河鄉泰河會入于泃河

漕渠

秦始皇時起黃腄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

漢末烏桓入盤曹操將討之乃于遼西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滹

沱入泒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泃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明于慎行曰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滹沱入運處若因其遺迹通之以饋平盧遼西亦一便也按武清縣志泃水入潞河東南一帶古謂之泉州渠今縣東南四十里有泉州故城

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今渠尚在

明開薊州運河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薊州時有漂没

天順二年開直沽河或曰此即唐蹟新開昌平運河起鞏華城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止袤百四十五里運昌平諸陵軍餉

新開密雲運河本白河上流自牛欄山而下與潮河川交會水

勢深廣嘉靖三十四年總督薊遼保定都御楊博請捍塞疏通利合以濟密雲軍餉四十三年總督劉燾發卒濬治而潮河川直達通州凡密雲鎮歲餉十萬悉用小舟轉粟省車輓入河賢

上嘉燾賜賚之

西河在玉泉山下泉水瀦而為湖環湖十餘里荷蒲菱芡與夫沙禽水鳥出沒隱映於天光雲影中實稱佳境

太湖在府西南四十五里廣袤十數畝傳有二泉湧出經冬不凍東流為洗馬溝水經注薊水西注太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道泉流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舊池也淥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遊矚之勝所湖水東流為

洗馬溝側城南東門注昔姚期啓戰處也其水又東入濕水

沽水一名西潞水一名東潞水水經源自塞外丹花嶺合九泉水南逕安樂故城西南與螺山之水合爲西潞河又南逕狐奴故城西與鮑水丘合爲東潞河

芹城水源自昌平縣界芹城下西南流至蘭溝入榆河

高梁水水經注曰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東注逕燕山陵北人東經薊城北又東南流魏氏土地記曰薊東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其水又東南入濕水

鹽溝水在良鄉縣南源自龍門口東南流與廣陽水合

廣陽水出房山縣北公村經良鄉東廣陽故城下南流與鹽溝

水合入桑乾河

要水亦名清水河源自關外三川經密雲東北入潮河後魏密
雲郡領要陽縣蓋以此名

廣峒水在密雲縣東北源自峒山下南經縣界東流入潮河

廣水在平谷縣東南三十里源出徐無山

涿水源自上谷涿鹿山流至涿州北入挾河

范水在涿州城西南魏置范陽郡取此

霸水在霸州城南三里源自白溝流經州境合拒馬水

浭水在豐潤縣一名還鄉河源自崖兒口經縣西南過玉田縣
雅鴻橋入梁河至寶坻縣草頭湖入于海

藍水在玉田縣西北二十里出三樂臺山石間澄渟可愛其色

如鹽南流入白龍港

沙谷水出徐無山與黑牛谷水俱東流合唐水

漁水在薊州城南即龍池河也源自盧兒嶺口流合梨河入龍

港近年盤山水發始合砂河窪河及五里河入沽水

泃水一名廣漢川在薊州城北四十里發源黄崖口一支西南

流逕盤山之陰入平谷為泃河一支東南流逕盤山之陽經

三岔口入白龍江

白龍江在薊州城南七十里逕桃花山下魏志漁陽有桃花山

山側有泉流逕山麓入泃河泉上有桃花寺自此十里沽河

草橋諸水皆滙焉昔有龍騰于此因名白龍江又名潮河以
通潮汐故也

百泉溪在府西南一十里麗澤関平地有泉十餘穴滙而成溪
東西流入柳村河

道人溪在密雲縣東北石盤峪源發龍門流經縣界入潮河

龍潭在盧師山潭廣丈許上有巨石覆之其下深不可測有大
青小青二龍潛于此二龍出則雲氣隨之歲旱禱雨輒應歷
代相傳俱有封號立廟于潭上歲時祭祀

洗馬潭在涿州城西漢張桓侯飛故居嘗於此洗馬傍有三義
廟

趙履子淀在涿州東南五十里古上坡村見唐金仙長公主塔記

金盞兒淀在通州境廣袤三頃水中有花開似金盞故名

延芳淀在漷縣西廣數百畝中名菱芡芰荷鶩鶩雁鵠之類遼主每季春弋獵於此

三角淀在武清縣南武清漢雍奴縣注水經云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曰奴水經云沽水又東至雍奴縣西入笥溝志云縣南八十里有三角淀周迴二百餘里即古雍奴水也笥溝其別名耳笥溝水自范甕口王家陀河及劉道

口魚兒里諸水滙於大沽港水經注謂筍溝水滙衆川而東注混同一瀆云　余於天啓元年同詞客三人往天津看海至東安葛漁城下船由范甕口至王家陀；有三河頭一河頭相去十里余有詩云一潮適海脚十里見河頭衆稱善以為詩史

高橋淀在霸州城東七十里周廻三十里乃撈挑圈衆流所聚北入柳叉河東會豐二淀

火燒淀在文安縣東二十五里廣四十餘畝聚石溝柳河急河三水流入衛河達直沽

直沽在武清縣東南八十里衛河白河丁字沽合流於此又

西南合清沽港水流四十里名海口每日潮至楊村云正德十六年薊州糧運河淤塞工部言直沽東北岸有二道一曰新開一曰水套北接梁河徑四十里可以疏濬改由北道無涉海之虞謂之新河

駱駝港在香河縣北八里源自三河縣兔兒山經縣界入白河

清沽港在武清縣南八十里西接安沽港東合丁字沽入於海

七里泊在礫莊源自昌平縣東南流至宛平縣界合高梁河

燕家泊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廣袤五十餘畝東南流入丁家灤

飛放泊在府東南北城店廣三十餘頃又西有黃堠莊飛放泊

金井在府南魏村社永樂間嘗駐蹕於此飲而甘之遂命名焉

義井在府西南二十五里

龍泉井在平谷縣東南一十里永樂間嘗駐蹕於此因鑿是井

玉泉在玉山東北泉出石罅間因鑿石為螭頭泉從螭口噴出鳴若佩雜色若素練味極甘美瀦而為池廣三丈許池東跨小石橋水經橋下東流入西湖為京師八景之一名曰玉泉垂虹往時翰林學士黃諫品泉水自郊畿論之以玉泉為第一自城內論之以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為第一作京師水記

龍泉自金山西山下湧出滙而為池甃石為暗渠引水伏流約五里許南經功德寺前入西湖

丹砂泉在香山下相傳為葛稚川丹井井上一泉水上湧一泉

水橫流味極甘洌

卓錫泉在甕山之陽泉傍有寺曰碧雲其泉湧出繞寺而出

一畝泉在昌平州西南新屯廣一畝許流入清河以資糧運百泉在州西南四里平地湧出不計其數中有三大泉濶徑丈餘一曰涼泉一曰黃泉一曰響泉是也又有龍泉出州東南五里之龍泉山溫泉出州西北二十五里之湯峪

秋引泉在房山縣西南六十里泉水湧出滙而成溪流經涿州東南入胡良河又縣西十五里大房山下有聖水泉西南有伏龍穴名龍城峪出湯泉縣南五十里兩崖之間鑿石為磴攀組而上絕頂有泉如斗汩汩不竭名曰斗泉寺曰斗泉寺竹栢蒼

翠嚴冬不凋

光沙泉在玉田縣南溪閒中泉湧沙而出碎若飛雪今攻金玉家取沙以磨器皿能發光輝

湯泉在遵化縣西北四十里福泉山下寬平約半畝許泉水沸出溫可焊雞旁引為池方平如鑑又引入便房祼浴頗適明武宗曾臨幸宮人王氏從駕留詩刻石云絕塞窮冬凍異常小池何事煖如湯可憐一脉溶溶水不為人間洗冷腸

翰林王衡記曰取道薊州過石門石門兩山嶻嶪正鎻驛道道傍祠漢張將軍紀以有捍禦功也又二十里為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漫羨四溢戚將軍繼光始甃石為池池正壓九新

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邇即而俯之靜若玄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沖泡起於下大小疊疊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池之南穴而下水走委於墻外種荷花一渠綠淨可挹又溝其北石唇承之穿堂而出中堂為階除甓為小方塘以上受雨而下引泉客至則設版焉其東則銅龍張吞噴泉甚怒迤行入浴池池之陰有竇為蓄寒水浴者時其溫涼之候而啟閉之凡新堂後有池如澠月寒水所自出色正凝碧余嘗問主者具言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畝類焦釜覆之水受石性故沸所不及則不盡

毅武之內而水火共出亦一奇也已乃循行壁間讀武宗宮人王氏詩末有溶溶一脉流千古不為人間洗冷腸之句頗見塞外諸山曾復如青蓮瓣長城為帶金湯屹然相與歎山河兩戒之不偶時有老卒問以塞上事對娓娓而流涕為言戚將軍將軍賞罰嚴得士死力其所規造無論戎堞樓櫓即小小臺館皆有意要於不可易常因材于山因力于士無侈費而其大指則恐士卒驕惰難用故欲練磨之於斧薪畚鍤之間盖役時雖外嚴斥堠內通苞苴而將帥猶得以其意為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鼙鼓寓軍興可以遊觀寓蒐閱今一切紋急迫促文武吏局促自守此佳泉怪石僅以供

吾輩幽閒好事之賞而閒且有以爲禁者嗟乎欵堅而固容者數十年于茲矣蓋昔之弊竇無一焉而邊事竟如之何也

九龍池在皇陵翠屏山下出泉九穴鑿石爲龍水從吻出瀦而爲池

程學士敏政紀云成化戊戌有事于西陵自昌平尋九龍池迤西山而南絶小磵磵水騰沸石齒齧馬爲之前却踰磵望前峰趍之失道經茂林入灌莽中遇樵者指示乃並高阜東南行不五里忽聞鷄犬聲出谷中相顧異之俯瞰得委巷草舍隱然成村詢之乃陵卒所居池適在其南未至池石瀨濺濺北流入溝塍稍寬處輙有蒲葦叢翳鵝鴨泳游其下自朱門

入池方廣踰十丈亜垣護之覆以黄甓石琢九龍首嵌西垣下呀然張頬噴泉沫入也有聲泠然相應池上石壁千仞嶾削如斧鑿痕泉脉出其中山脚爲小石方井識泉源檜竹桃栁夾池東西一峰蒼然峙其南池中影沉沉 緋寒門稍東爲月閣洩 水水淙出閣東爲小渠過石梁乃縈迴西入山下田即前所見者予命從者下石磴以碗承龍口泉飲一勺味甘與毛骨森然聽陵卒道文廟駐蹕泉上事久之乃去

魚藻池在宣武門外西南金時在燕京城内章宗所鑿池上舊有瑶池殿其地在天壇之北偏地皆泉人鑿以養金魚明末亭榭極盛余亦有一居此治地得古磚有碎石刻鮮于太常字蓋

伯錢故園也池之東為李戚畹十景園又東為李方伯本緒園

中有三三徑曲曲房櫳為幽雅

月池在涿州城西南一十五里廣三頃餘其形如月

洗馬潭在府西南四十五里流出薊南太湖世傳光武北徇于

薊嘗洗馬於此

南涉溝　北涉溝俱在良鄉縣東一曰洹水水出良鄉東經涿

州北東流入桃水

歧溝在涿州城西南四十里宋設關備金即此

白浮堰在昌平縣東南一十五里起白浮村至青龍橋延袤五

十餘里乃元郭守敬所築以障雙塔神山諸水使東南流入潞

河以便天下漕運

車箱渠在薊州城西北自遵化抵昌平

督亢陂在涿州東南其地沃矣秦求之燕燕太子丹使荊軻齎督亢地圖以進即此又為督亢亭

張家灣在通州城南即白河下流相傳元時有萬户張姓者居此因名

百家灣在香河縣北其水無源四時不竭相傳昔有居人百餘家俱淪没於此至今風雨昏晦嘗聞雞犬之聲

龍灣在香河縣南四十里俗呼為大龍灣又南為小龍灣二水每秋始合流經寶坻界入七里海相傳遼時海運故道

西海子

西海子舊名積水潭元時在皇城外東南隅西北諸泉自西水門入城而滙於此汪洋如海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會運河南艘皆泊潭內至治三年三月大都河道提舉司言海子南岸東西道路當兩城要衝金水河浸潤于其上海子風浪衝嚙于其下且道狹不時潰陷泥濘車馬艱于往來請以石砌之于泰定元年四月興工八月工畢至明改建皇城潭在西北隅名曰西苑海子

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舊爲下馬飛放泊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廻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丈中有水泉大小七十有二

積為海子凡三汪洋四時不竭從東墻水門流出經弘仁橋東行注新河同入運

水利

督亢坡在涿州東南十五里劉向別錄督亢燕膏腴地也即燕丹使荊軻賚地圖以獻秦者其地沃美故秦始皇使人求之舊有亭址高丈餘周七十步魏書刺史盧文偉修為陂以資灌溉民享其利故道猶存北齊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穀粟數十萬石比境得以周贍

順義縣東北三十里有沽水漁陽太守張堪于縣開稻田教民

種植百姓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魏都督河北道軍事建成鄉侯劉靖以嘉平二年于高梁河造堨開車箱渠高梁河者出自并州黄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堨長十丈山水暴發則乘堨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

後魏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

人多饑餒延備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

宋熙寧中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王臨言文安保定塘濼以西可築堤植木九十九里堤內可引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為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限戎馬從之中書言諸州縣古跡陂塘異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宋淳化中滄州臨津令黃懋上書請于河北諸州作水利田懋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

甚多引水溉田省工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獲大利乃詔承矩
往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
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
破虜順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
早不成次年方熟民大獲其利邊境富饒
金章宗明昌中言者謂郡縣有河者可開渠引以溉田詔下州
縣既而八路提刑司雖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路言可引
河溉田而千餘畝詔命行之遂定制縣官任内有能興水利田
及百頃以上者陞本等首注除謀克所管屯田能創增三十頃
以上賞銀絹二十兩疋其租税止從陸田

金宣宗嘉祐中遣戶部郎中楊大有等詣京東西南三路開水田稅稻之利幾如江南

元世祖中統二年郭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深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古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從之

元世祖中統二年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此其水利之始三年詔給懷州新民耕牛二俾種水田此其水田之始至

元七年以都水監司隸大司農頒農桑之制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其道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濟者官給其材木俟秋成驗使水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者不必區種近水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畜及種蒔蓮藕鷄頭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九年又詔諸路開役水利三十七年薊州漁陽等處稻戶饑給糧三十日以東無聞焉

文宗時學士虞集建議言東南運糧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瀕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為沃

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耕命為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

元順帝末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辛未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

江淮名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圩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
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
人者從七品就令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
散歸時張士誠據蘇州南艘不至京師借此度支

萬曆三年給事中徐貞明議開京東水田格于工部不行著潞
水客譚略曰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于西北水利者
乎雖然槩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盍
西北皆可行也盍先之于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于
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于近山瀕海
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于數井以示可行之端

則效近而易臻事神而人信又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利水尤易〻也予所屬二三觧事者盖徧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决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〻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瑞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谷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黄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濱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通河而下

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韮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瓠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豊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里〻皆可田

玉田縣清庄塢尊河　可田後湖庄踈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〻為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

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蹠為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閔黒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徃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閒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葦即捐其一以與世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瀕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

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遂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以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于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

十三年召還給事中徐貞明先是貞明議請于近京瀕海沿邊之地疏溝洫建屯營嘗歷薊永真保某泉可引某水可渠言之鑿鑿有據會御史傅應禎建言廷杖貞明視之為邏者所跡被

謫行水潞河著潞水客譚一書兵部尚書譚綸見之曰綸久歷塞上知其必可行也時順天府臣張國彥道臣顧養謙方有事于興水田行之薊州玉田豐潤而效于是薦貞明名遂為尚寶丞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復疏薦上特加貞明尚寶司少卿賜璽勑令與撫按官勘議貞明謂凡民難于慮始條列數欵以釋民疑上命撫按官曉諭所在軍民而巡關御史蘇酇復疏言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也畿邦之水為患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河發源于桑乾滹沱發源于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雹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從而注之是以高橋白洋等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者四五十里

滙為巨浸每當夏秋霖潦之時膏腴變為瀉鹵菽麥化為萑蒲
矣夫水患之當除大槩有三曰濬河以決水之壅也曰疏渠以
殺淀之勢也曰撤曲防以均民之利也唐刺史盧暉于河間開
長豐渠引水東流以溉田宋臨津令黃懋屯田雄莫寺州置斗
門引淀水灌溉民賴其利嘉靖初巡撫許宗魯濬三岔口引諸
淀入海而景州知州劉深開千頃窪導決河入渠民免水患此
皆昔人遵法而近世行之有效者也工部請以鄭議并令貞明
徧歷郊關與撫按司道講求疏濬瀦蓄之法焉至十四年正月
神宗視朝畢御煖閣面諭閣臣申時行等令停止工部言開墾
成熟地已三萬九千餘畝棄之可惜不聽以中官有先入之言

也至崇禎十五年議開京東水利發徐尚寶潞河客談於戶部

有其法無其人徒付空言

任卿鄉官姜揚武水田議曰憶余垂髫時同卿徐公諱貞明奉

命開三輔水利阻于浮議曰北土不宜稻也庚戌陳生國紀與涿鹿覓越人之習水利者疏畦引水試爲稻田阻于衆口曰北土不宜稻也余私詫曰今涞涿漁陽廣栽秔稻民獲其利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稻賈公疏云幽與冀相接冀皆黍稷幽見宜稻故云三種黍稷稻也是幽之宜稻其來舊矣武曰涞涿之間山泉清淺正劉靖紀勲碑所云疏之斯溉決之斯散也者吾鄉亢旱則涸及三泉隄潰則水深五丈障之猶廣

蕩決引之更益奔衝決水田于豐利非徒無益實增之害也余聞之驟然曰若所云真憂蟲之不可語冰者矣且漳水可以溉鄴房涇水可以富關中何吾鄉之于河獨避之如仇而畏之如虎耶及讀宋史何承矩傳自順安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為稻田食貨誌云凡雄鄚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灌吾鄉始為塘濼終為稻田防塞實邊具有成績稻田有八利多為溝渠引填淤之水利一分為支河疏壅塞之害利二旱不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濫利四通舟楫以便轉輸利五稻一斗易粟數斗利六通賦易完利七戎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壞民丘壟多起丁夫變置川原遷延歲月

都邑易騰浮議愚民潛布流言未驅載穗之車已中讒金之口必主之客旬付之重臣勿因小害而阻撓勿徼微利而鹵莽寬其文網需以歲時則數百載之積與廢可次第舉矣

戶部郎中葉春及畿輔墾田疏畧言古者畿內謂之甸服粟米總銓于是而出所以當輸將便資給也國家建都北平古為燕國燕故諸侯宮闕城郭之壯麗玉帛會同之輻輳百官萬民之殷庶何敢仰望萬一然自文公以後立于強國之間北迫蠻貊內措齊晉又嘗帥師爭馳中原乘勝逐北翱翔千里之外此其為費非微細矣燕秦入燕時東有朝鮮遼東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即今畿內東西所至視昔雖狹而南有

渤海距鹿至於邯鄲濮陽益兼齊趙之地長短相互實亦當之昔者纖悉出於其國而今盡仰江南非所以富國息民也蘇秦謂燕足於棗栗栗支數年不言秔稻之事豈非人謀地利漸乃出我臣觀往牒何承矩耕水田于河北虞集議海田于京東脫脫大興營田西自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起保定河間北抵檀順皆從司農佃種欣慕之焉水泉陂塘之迹門堰捍築之方召募勅授之法器具工作之資蜃蛤粟米之富燦然可觀也按成式法往智數歲之後其效立見此與轉吳會漕潞諸功相十利相百矣窮山澤計毫毛取嬴萬里而直千里之內棄而不收甚可惜也

萬曆二十年保定巡撫汪應蛟議廣水利流言按境內山川圖
蹟質以耳目聞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塘水可
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
海當諸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
中之水所在而有議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併選南
官中能識水利者周循勘議其處可築堤建閘其處可通渠築
堤高則灌注下則車汲悉照南方開水田法量撥軍民夫役以便
宜處置計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每歲收獲可益
穀千萬石畿民從此富饒永無旱澇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
可改折于南取糴于北此誠國家無窮之利

四十三年禮科姚永濟言御史黃彥士有近畿開荒一疏盖當今講言地利生財之法信無踰此無何而司禮監太監盧受疏至以為侵御苑傷龍脉嗟此盡力之民且奉内旨嚴提擬罪矣臣伏覩大明會典一款嘉靖十三年令各處荒地許諸人開墾永為己業又查萬曆二十九年恩詔欵開通京水田往往既墾成熟被勢豪佔今後許被害奏告重處是招墾之條不啻三令五申矣又查往事如秦中鄭國白公穿涇水入灌田遺跡可按若仍引泉築防千里不難沃壤而沿邊薊門左右玉田豐潤涿州寶坻近京小馬房青龍橋等處地不可殺鋤夫江南之田全資灌溉水車人無遺力非甚水旱皆可支持若西北田土草萊

四塞鎖基不親是南爭于所不足北棄於所有餘南民苦不得地北地苦不得民今天地氣候近轉北方陰晴寒暑花菓麥稻無弗如南者邇年墾地成田熟者十分有九京米之不甚貴皆由於此若使京東開成推之全輔諸郡諸郡開成推之邊塞諸藩三年竟其成萬世席其利矣詎監飾挖濬以便封殖阻良議而虐乎民其于國家遠大之圖所妨害非細

四十七年屯田御史左光斗疏言元朝之末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儆其意設海口萬戶叢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于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寶丞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以慮始且欲以一身兼

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今潞水容諱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恨無已左公因於畿輔近水處廣開稻田鄒公元標見之嘆曰天下事豈不以人哉人力勝天地固可轉移也崇禎四年六月給事中魏呈潤疏言天下之水自足濟天下之田而每苦於不能用天下之田自足給天下之生而每苦于不能獲周禮曰幽州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冀州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言水澤至沃也國家定鼎于燕用幽冀以為畿輔負重山面平陸與衍之利甲於東南若疏其上源自消滴溥而致之何由不充何漕不裕惟北方不知蓄水聽其自旱

自雨自盈涸而莫之均節故潦蕩則徧地巨浸炎烈則滿眼砂礫一遇飢歲比室如懸民之敝極矣昔舜命禹治水至于百年獲其利而考其言曰決九川也此之謂水政即農政也漕政也閩人謝肇淛曰燕都百二山河可謂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而黃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綫黃河變遷不常倘一有阻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群雄姦命之時烽烟四起運道梗絕至以龍衣御酒乞米于張士誠此都燕之第一當慮故水利不可不亟講也